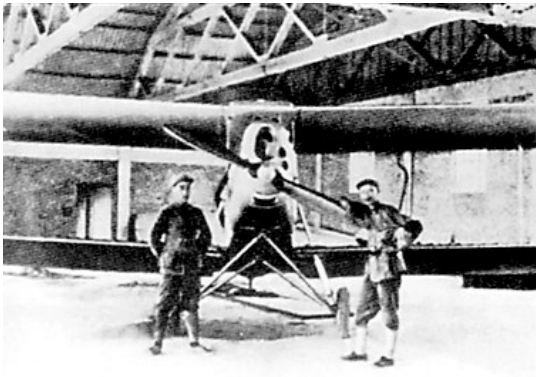


红军“马克思”号飞机之谜



聂荣臻飞到瑞金

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,1991年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红军攻打漳州的经过,提到在打下漳州之后,红军一军团政委聂荣臻,是乘飞机从漳州飞回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汇报战况的。当时杨成武还对他说:“你怎么冒冒失失的,也不知道那个飞行员技术可靠不可靠就飞回去了?”

实际上这段描述虽然让人惊奇,但却是事实,还有照片为证:聂荣臻在飞往瑞金前在飞机前照相留影,画面右侧的就是这位后来的科技元帅(见图)。可是,红军哪儿来的飞机呢?当然是缴获来的。

实际上红军早在1930年就开始拥有飞机。当年2月,鄂豫皖红军在宣化店缴获因故障迫降的国民党空军飞机一架,飞行员龙文光被俘加入红军。这架飞机修复后被命名为“列宁”号,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,曾参加过攻打黄安等战斗。

“列宁”号在红军长征时被迫掩埋在大别山区,后机身被国民党军发现并摧毁。

然而,鄂豫皖和福建远隔千里,聂荣臻乘坐的飞机,显然并非这架“列宁”号。这架飞机的确不是“列宁”号,而是另一架被命名

为“马克思”号的教练轰炸机。这架飞机是红军在漳州作战中缴获的。

对比“列宁”号,红军中的“马克思”号飞机名声不彰,然而,它短暂的一生却很传奇,其中颇有几个难解之谜。

如何被缴获

第一个谜,国民党军天上飞的飞机怎么会被地上跑的红军缴获了呢?

根据记载,攻打漳州之战发生在1932年4月。12日,红军攻克漳州外围龙岩。由于红军行动神速,国民党军的一架飞机飞来侦察。当该机飞经红33团宿营地上空时,副团长陈冬生架起机枪打了一梭子弹,飞机中弹摇摇晃晃地飞走了。有趣的是,20日红军占领漳州,陈冬生带领部队进入桥南机场的时候,却发现被他击伤的这架飞机正停在那里,机身有弹孔,座舱里还有血迹!高兴的红军官兵将这架飞机命名为“马克思”号。

根据当地老百姓的说法,这架飞机的飞行员被红军击伤送到医院去了。看来,是因为没有驾驶员,国民党军溃散时又没有来得及破坏,这架飞机才完整地落入了红军之手。

国民党军档案无记载

那么,在国民党方面的记载中,是不是与此相符呢?这就是有关“马克思”号飞机的第二个谜,在国民党空军的序列中,找不到这架“马克思”号飞机被俘的纪录。它是属于国民党哪个部队的,为何被放弃呢?

原来,这架飞机的确不属于国民党空军,而是福建军阀张贞的部队使用的。张贞,诏安县人,

福建军阀,北伐战争中投入国民党阵营。红军进攻漳州时担任“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”兼49师师长。

张贞所部均为地方武装甚至土匪,在漳州之战中抵挡不住红军的攻势弃城而逃。虽然战斗力不强,张贞却是民国军阀中少数有眼光的人物,他还兼任一个职务——闽南航空处处长。他看好飞机在战斗中的作用,因此在闽南辖区征收飞机税70万元,先后从国外买进5架飞机。这架后来的“马克思”号就是其一。这位福建军阀张贞本人籍籍无名,手下有个少校副官后来却大名鼎鼎,这就是曾为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。

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记载,这架飞机1932年4月10日是由闽南航空处飞行员周琪驾驶前往龙岩确认红军行踪,飞机上还有一人是49师特别党部主任吴光星。可能由于被陈冬生击伤,该机返航途中被迫降落,挂在了一棵大树上,飞机上的两人都受重伤,但没有死。幸好航空处副官汤涛闻讯前去救援,才把人机运回漳州。红军打来时人跑掉了,飞机却落入了红军手中。

不过,根据记载,红军在桥南机场缴获的飞机却有两架。

“马克思”号身世之谜

“马克思”号的第三个谜就是:它到底是其中哪一架呢?是否存在两架飞机都被命名为“马克思”号的可能呢?

《聂荣臻传》中提到,漳州两架被俘的飞机,一架能飞,一架不能飞,红军只把能飞的那架带走了,另一架命运不详,估计是撤离时被破坏。

根据台湾航空史专家黄孝慈先生考证,国民党军记载这架红军中的“马克思”号飞机是一架

德·哈维兰DH-60“蛾”式教练/轰炸机,后来曾经轰炸过赣州的国民党军阵地。

德·哈维兰DH-60“蛾”式飞机,是英国生产的双座双翼教练/轰炸机,装有一台120马力发动机。1925年2月22日首飞,其性能优异,操作维护简单,而价格却颇为便宜,因此深受客户欢迎,曾被美国、加拿大、芬兰等国空军采用,主要担任教练工作,有时也执行通讯和轰炸的任务。至今,这种飞机仍有生产,作为初级教练机使用,可谓长寿。1930年,爱国华侨曾向国内捐赠6架DH-60飞机,因使用效果很好,此后各地陆续购买数十架,大部分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退役。张贞所部的DH-60,应该也是这时候买进的。聂荣臻照片上的那架飞机,正是一架DH-60“蛾”式教练/轰炸机,当为“马克思”号无疑。

“马克思”号的命运如何

那么,它落入红军之手后来的命运如何呢?这或许可看作“马克思”号的第四个谜。

当时,缴获到飞机还是个稀罕玩意儿,红军官兵闻讯纷纷赶来观看,连第二天到达漳州的毛泽东也不例外。

看到这架飞机外观基本完好,红军决定修复为己所用。

红军在当地中兴机器厂找到一位老师傅,自制了一枚这样的螺丝,“马克思”号就算修复了。它很快就开始执行任务,到漳州和厦门为红军抛撒传单等宣传品。

由于缺少备件,这架“马克思”号飞机在执行了一段时间任务后终于寿终正寝。为了避免它落入国民党军手中,红军不得不将其销毁。

萨苏

摘自《我们从沙场归来》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21

阎芳州和申力明对范兰枝考上研究生表示祝贺,也感谢她对十一连工作的支持,感谢她送的礼品,也说了祝她在学校学习进步,注意身体,有困难需要帮助来信之类的话,来不及回赠什么礼物,就以话语作别了。

范兰枝考取研究生离岛而去,在申力明心里引起了什么感受不知道,在阎芳州心里,可是产生了很大反响。他已选定范兰枝作为追求的对象,动了写信写诗的念头,想等杨玉琼回来之后从中介绍撮合。他相中了这个南方美女,打消了南

方北方人生活在一起不便的顾虑,正在“蠢蠢欲动”之际,人家却离岛而去了。一去就是两三年,抑或更长时间,不得而知。而自己家里父母又催他结婚生子,绝对拖延不起这个时间。范兰枝一走,对他来说就是“歇菜”了,“黄花菜凉了”,望美女而不得,心中真是遗憾万分。那又有什么办法呢?

杨玉琼从嘉峪关回队,见到范兰枝留下的信,知道她考取研究生,到武汉上学去了,也很遗憾。觉得答应了阎芳州,却没有给人家兑现介绍范兰枝的事,提出给范兰枝写信,在信中说。阎芳州说,黄鹤一去不复返,就不要隔空放炮费那个劲了。自此此事不提。

杨玉琼不是一个人从嘉峪关回来的,同来三山岛的人还

有妹妹杨玉洁。杨玉洁快要毕业了,正处于毕业实习期,她想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三山岛金矿,好与王玉波“朝夕相处”,就缠着她姐帮助找关系。杨玉琼说:我有什么关系?姐妹俩东打听西打听,听说已调去三山岛金矿的左梅和冶金部有关系,左梅的表哥在部里,左梅从镜铁山矿调三山岛金矿,就是她表哥给办的。

杨玉洁让姐姐杨玉琼回部队后找左梅,通过左梅找关系办成自己的事。杨玉琼说:“我怎么好出面?你姐夫是团参谋长,人家会认为咱们是凭职位权力逼迫人家的,传出去多不好!”

杨玉洁说:“那可怎么办?”

杨玉琼说:“只有一个办法,你直接去找左梅,看她给不给你这个面子。”

杨玉洁说:“好,我就当面去求左梅,正好我也想去三山岛看看玉波,商量一下我俩的婚事呢。”

这样一来,姐妹俩就结伴到了三山岛。杨玉洁陪姐姐归队,姐姐领杨玉洁来三山岛小住探亲,并找左梅托人办玉洁毕业后分配到三山岛的事。

3

1985年1月1日,基建工程兵黄金部队正式与解放军脱钩,转入武警部队序列,成为中国武警黄金部队,开始续写改隶之后的新篇章。

为什么要保留黄金部队?这在冶金工业部此前写给国务院的《关于保留黄金地质部队建制的请示》中,写得清楚明白。

待续